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三十五 三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貢生臣鍾浩

春秋正傳卷三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定公

八年 晋定十年齊景四十六年衛靈三十三年蔡昭十七年鄭獻十二年曹靖四年辛陳懷四年杞僖四年宋景十五年秦哀三十五年楚昭十四年吳闔廬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正傳曰書公侵齊志憤怨之兵也以去年齊伐我西鄙故報其怨夫潜師掠境謂之侵魯定公不聲齊之

罪而潛師以掠其境焉境之民何罪乎杜氏謂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鬭志高氏謂魯政不復在公而三家欲公親行以歸怨於公左氏曰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顔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愚謂此亦可以見魯之無軍政而政不自公矣

公至自侵齊

正傳曰公至自侵齊志反面之禮也始終乎非義之行也

二月公侵齊

正傳曰書公侵齊志非義之甚也公以正月侵齊而未得志故復侵之則結怨之甚矣左氏曰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

三月公至自侵齊

正傳曰書公至自侵齊謹君之出入也始終乎非義之甚也

曹伯露卒

正傳曰書曹伯露卒志與國之大故也來赴故書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正傳曰何以書志國警也而齊之報怨公之召釁並見矣

公會晉師於瓦

正傳曰瓦衛地書公會晉師于瓦善會也或曰晉師其君不來而公與其大夫會得為善乎據左氏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愚謂夫義何常之有夫晉之師雖其君不親行而遣三大夫以師來救魯之見侵於齊且三大夫皆有禮焉公不往會之何以荅其恤隣救難之義乎春秋書以善之宜矣

公至自瓦

正傳曰書公至自瓦謹君之出入也著以善至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正傳曰何以書卒著恤隣之義也來赴則書之也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正傳曰書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譏暴兵也鄭衛之盟齊以晉覇圖之衰也晉為伯國之餘烈天王播越而不能約與國以定周難乃區區忿鄭衛與齊而貳已焉烏足以服諸侯與覇圖乎左氏曰晉師將盟

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晉大夫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

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覊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衛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由是觀之則不能自反而徒以攻人晉之為晉可知

矣

葬曹靖公

正傳曰書葬曹靖公志恤隣之義也志時也

九月葬陳懷公

正傳曰何以書志恤隣之義也而速葬之失禮見矣

蓋卒至是三月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正傳曰何以書侵衛志非義之兵也左氏曰師侵衛

晉故也愬愬謂衛無可聲之罪魯特以貳晉之故而為晉侵之不義甚矣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正傳曰曲濮衛地書衛鄭盟于曲濮譏非義之盟也搆怨也諸侯之義在守其社稷宗祀承天子之命以為民而已敵來侵已不得已而應之所以自安也鄭衛附齊而叛晉私盟會以結怨與晉憤其貳已而伐之一間耳皆春秋之所惡也

從祀先公

正傳曰書從祀先公志慢祀也從祀者以昭公從祀先公之昭穆也昭公薨于乾侯而不得正其正寢之終至此九年矣乃從祀而不得正其祔廟之禮春秋書之所以罪定公也所以罪季孫也左氏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馬辛卯禘于僖公公羊曰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胡氏曰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絶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

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正傳曰寶玉穀梁以為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而藏之者也盜謂陽貨不名之者欲人習其文考

其事厭其義而盜人斯得也何以書誅亂賊也左氏曰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子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

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
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
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
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虎從弟
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
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
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
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

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九年

敬王十九年　晉定十一年齊景四十七年衛靈三十四年蔡昭十八年鄭獻十三年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年宋景十六年秦哀三十六年卒楚昭十五年吳闔廬十四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於前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正傳曰書鄭伯嘉卒志鄭國之大故也

得寶玉大弓

正傳曰書得寶玉大弓重寶也罪國君大臣也始終乎失得所以重寶也寶者先世之遺祭則陳之以致孝者也重寶所以重孝先也左氏曰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

嘗為隷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輜車名寢於其中而

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曰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胡氏曰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貞為美觀也先王所

寳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
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宫其
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
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
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正傳曰書葬鄭獻公志恤隣之禮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正傳曰五氏晉地書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著非義之謀也諸侯有罪則諸侯告於天子率與國而伐之乃義也次于五氏實伐晉也晉為霸主因其衰齊衛與鄭叛晉相盟以致兵連禍結而伐之可謂義乎故春秋書以非之

秦伯卒

正傳曰書秦伯卒志霸國之大故也不名史畧之也秦遠在西戎故畧也

冬葬秦哀公

正傳曰書葬秦哀公志相恤之義也

敬王二十年晉定十二年齊景四十八年衛靈三十五年蔡昭十九年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年陳閔二年杞僖六年宋景十七年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年吳闔廬十五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正傳曰書及齊平善釋怨也孔子為政於魯釋怨以安民也於是再侵齊之怨平矣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

正傳曰夾谷之會何以書志善會也左氏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

如此盟孔丘使兹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
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
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
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
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
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胡氏曰仲尼一言威重
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强衆

不與焉愚謂此見聖人之作用感動人心之機綏來動和之驗矣彼管晏之徒矜尚智力平時無事動以儒者無用相訾如犂彌之言者多見其不知量矣

公至自夾谷

正傳曰書公至自夾谷謹君之出入也始終乎禮會之善也穀梁以為危之故以地至非也夫既以為危之則孔子何為相危會乎於此見禮之足以服人矣穀梁子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馬首足異門而出齊人来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

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正傳曰書晉圍衛志報怨之兵也左氏曰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晉守邯鄲大夫名）於寒氏（即五氏地名）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

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来歸鄆讙龜陰田

正傳曰杜氏謂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何以書志復舊物也善齊之服禮也

公羊曰齊人曷為来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

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愚謂孔子相定公與齊侯夾谷之會以禮却萊兵而罷其享辨嘉禮野合之非故齊人服義而自歸其侵田聖人功化神速如此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語哉或謂此書孔子自叙其績而不以為嫌小之矣夫春秋魯史也孔子因其舊文而筆之於冊豈孔子所得加損哉直書其實事耳因附其說於後○胡氏曰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

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於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

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安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正傳曰郈叔孫之邑書二子帥師圍郈郈志討叛也而魯政之亂自見矣左氏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

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謂侯犯也）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愚謂據此而觀則二子之圍郈為侯犯據郈以叛也侯犯之叛為殺公若也公若之見殺為固諫立武子也夫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失

政征伐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叛之矣今叔孫仲孫上不能事其君下不能御其臣擅興大衆自圍其邑而猶不克焉則魯之無道從可見矣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正傳曰再志圍郈再志討叛而甚魯之無道也左氏曰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

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

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愚案胡氏曰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

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强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隷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正傳曰書樂大心出奔曹交罪之也高氏曰辭使非大譴而讒言乘之罪累上也則是景公之過也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是則大心之過也故春秋書此而其君臣之罪並見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正傳曰書宋公子地出奔陳則君臣之罪並見矣左

氏曰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即司馬桓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地弟）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馬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愚謂觀此傳則景公以嬖魋之故而使地不能自安其身地以不忍其愛物之故而去父母之邦皆有罪矣故春秋書之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

正傳曰安甫齊地書齊衛鄭會於安甫善之也會而不盟善之也志脩好也其進於盟鹹盟沙之善矣

叔孫州仇如齊

正傳曰此謝致郈之事書叔孫如齊非所如也使人讀其文考其事而知其取義在非之矣左氏曰武叔即州仇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境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

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愚謂觀此則見齊景公之言私而驕武叔之對公而正矣然魯君不能攬其政而授於大夫大夫不能御其家臣而借威於隣國不可以言智矣他尚何取耶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正傳曰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則奔者

與奔之者之罪並見矣胡氏曰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謂公子地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

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愚謂胡氏所以責三臣者是也至於謂暨為不得已之詞則鑿矣宋君以嬖而奔其弟辰佗以小忿而去其君其罪均矣

敬王二十有一年　晉定十三年齊景四十九年衛靈三十一年十六年蔡昭二十年鄭聲二年曹陽三年陳閔三年杞僖七年宋景十八年秦惠二年楚昭十七年吳闔廬十六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於蕭以叛

正傳曰及亦暨之義胡氏分别以為不得已與得已而不已則鑿矣何以書誅亂黨也

夏四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於前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

正傳曰書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志黨亂也左氏曰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於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愚謂四叛臣自罹於惡逆故春秋詳書以罪之然宋公以寵嬖生亂亦可罪矣均為萬世有國者之大戒也可不慎乎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正傳曰叔還叔弓曾孫書及鄭平善釋怨也於是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平矣書如鄭涖盟著魯志也左氏曰始叛晉也吳氏曰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涖盟也愚謂先平侵鄭之怨而乃往涖盟以絕晉也然而不能無比黨之私矣

敬王二十有二年晉定十四年齊景五十年衛靈三十七年蔡昭二十一年鄭聲三年曹陽四年陳閔四年杞僖八年宋景十九年秦惠三年楚昭十八年吳闔廬十七年

春薛伯定卒

正傳曰書薛伯定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夏葬薛襄公

正傳曰何以書葬我會葬之也志禮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正傳曰墮隳同毀其城也穀梁以爲隳猶取非也書墮郈志去患也禮也孔子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欲隳三都高氏曰是時三家之邑皆爲城以自固

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毁之愚謂所謂惟禮可以止亂此之謂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正傳曰書公孟彄伐曹志陵暴之兵也左氏曰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正傳曰何以前書墮郈此書墮費志除患也而定公

能任聖人率禮為國之善可見矣左氏曰仲由為季
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
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
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
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
奔齊遂墮費公羊曰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
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
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

百雉而城胡氏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諸侯大夫各

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

正傳曰書大雩志非禮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於黃

正傳曰黃齊地書公會齊侯盟於黃志魯之求也結信也蓋齊非有同心於魯乃魯往求於齊耳以其地

而知之也夫春秋無善盟盟者忠信之薄也心已相信
何必外要鬼神乎春秋志魯之事非取之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何以書志天變也
公至自黄
正傳曰書公至自黄謹君之出入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
正傳曰成孟氏邑書公圍成何穀梁子曰圍成大公

也左氏曰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愚謂語有之尾大不掉其成之謂乎夫成孟孫之邑耳易置初若易然三家越禮城以自固陪臣據以作叛遂如敵國矣至於勤公親圍之而弗克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是以君子謹履霜之戒焉胡氏曰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

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公至自圍成

正傳曰書公至自圍成謹君之出入也而强臣之罪自見矣或謂其至危之非也

敬王二十有三年晉定十五年齊景五十一年衛靈三十三年十八年蔡昭二十二年年鄭聲四年曹陽五年陳閔五年杞僖九年宋景二十年秦惠四年楚昭十九年吳闔廬十八年

春齊侯衛侯次於垂葭

正傳曰垂葭衛地一名郥氏書齊衛次於垂葭志非義也黨謀晉也左氏曰春齊侯衛侯次於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

銳師伐河内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内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兹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愚謂按此二國謀晉也夫晉天下之伯國也當其盛時天下諸侯奔走朝聘之不暇及其伯業之衰齊衛與鄭諸國乃相與謀叛之又相與謀伐之多見其背義之

甚矣

夏築蚳淵囿

正傳曰書夏築蚳淵囿志不時也時者農食所自出民之天也而違之是棄民也

大蒐於比蒲

正傳曰何以書志非禮也蒐春畋也而行之於夏且大聚衆焉非禮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正傳曰書衛伐曹著陵弱之亟也曹本無罪可聲衛特以其不叛晉而亟伐之非義也

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

正傳曰背君曰叛書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則無上之罪見矣左氏曰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

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午之子）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獨我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愚謂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故臣叛之間不容以髪趙孟専權自恣始欲易置邯鄲午而不可遂擅殺午以召中行之伐而奔晉陽其背君無上甚矣非叛而何胡氏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専土與君為市則是簒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閒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於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

正傳曰朝歌晉屬邑書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討無上之罪也左氏曰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即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即荀寅）相惡魏襄子（名曼多）亦與范昭子（即吉射）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

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子尾子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愚謂臣叛之間不能以髮者也二子擅伐趙鞅而逐之則背君無上矣又奔朝歌是背君無上之大者也故春秋書

以罪之胡氏曰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范荀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逐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内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於沙鹹而鄭叛次於五氏而衛叛涖於鄭會於夾谷歃於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内故奔於晉陽而趙鞅叛入於朝歌

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畧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内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縁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於晉

正傳曰書晉趙鞅歸於晉則晉君縱賊之罪見矣左氏曰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宫愚謂趙鞅之背君無上春秋既以叛書之矣此其来歸韓魏為請之耳趙鞅負叛君之大罪而聽韓魏之請以歸之春秋書此見晉君之無刑政也胡氏曰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於晉非與之也以罪晉

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東狗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弑其君比

正傳曰書薛弑其君比使人求其跡而罪人斯得矣何以言薛而不名其人史之書以報之未實其人也疑以傳疑史之法也故書薛然而弑君之罪人不可終逃矣胡氏以稱國而弑為大臣之罪與孫明復以為舉國之人皆可誅均之為誤矣

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

晉定十六年齊景五十二年衛靈三十九年蔡昭二十三年鄭聲五年曹陽六年陳閔六年杞僖十年宋景二十一年秦惠五年楚昭二十年吳闔廬十九年卒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正傳曰何以並書奔志衛侯之不君公叔戌之不臣也左氏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

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又曰春衛侯逐公孫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愚謂由二傳觀之則靈公以貪而信讒故不能容其臣公叔戌以驕而行怨故不能安其身春秋直書屢書其事而君不君臣不臣之罪並見矣胡氏曰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

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䍧歸

正傳曰書楚陳滅頓以頓子䍧歸則二國陵暴之罪見矣左氏曰頓子䍧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愚謂由是觀之頓無可聲之罪惟以欲事晉而

背楚以絶陳耳愛人不親反其仁而遽以其不親已合二國之衆以伐微小之國俘其君滅其宗社可為愛人乎於繼滅舉廢之義何如也

夏衛北宫結來奔

正傳曰結與趙陽皆公叔戍之黨書衛北宫結來奔罪靈公之棄其臣也左氏曰公叔戍之故也愚謂靈公以南子之譖而棄三臣結等三臣附黨行私使身見逐而宗祀不守則不知世卿貴戚無可去之義春

秋屢書交譏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於檇李吳子光卒

正傳曰何以書著詐兵也左氏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

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巳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愚按此乃越詐兵
陰謀以取勝者也先使死士再禽而不動又使罪人
三行屬劍自剄以亂吳師之心目而伐之此勾踐敗
吳之詭謀也吳雖有擅興首禍之罪然而越之以詐
而敗人之兵其罪更甚矣胡氏曰書敗者詐戰也定
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於檇李會黃池之歲越
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

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愚謂非仲尼削之以為常事也夫春秋無義戰而書之者多矣夫差為父報讎庶幾義戰矣仲尼乃削而不書烏乎書大抵史之法為報書也不報則不書聖人因史之文而不改耳

公會齊侯衛侯於牽

正傳曰書公會齊衛於牽著非義之會也左氏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愚謂由是觀之三國之會於牽為謀救中行氏也張氏曰齊景公苟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

會而助不衷得春秋書之之旨矣

公至自會

正傳曰何以書謹君之出入也而不義之會將何以致反面之詞乎

秋齊侯宋公會於洮

正傳曰書齊宋會於洮著不義之會也左氏曰范氏故也然則此會為助范中行氏也齊侯前既與魯衛為牽之會今復與宋為洮之會是果於不義之行而

不知悔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正傳曰公羊以爲石尚天子之士脤者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何以書志非禮也受胙禮也致胙非禮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諸侯助王祭也天子祭而受胙於神乃頒胙於助祭之諸侯以諸侯助祭同受之於神故也魯未嘗助祭於周而天王致之胙何謂乎春秋書之見天子之不君而諸侯之不臣其所感慨

深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正傳曰書蒯聵出奔宋則父子亂倫之罪並著矣左氏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

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胡氏曰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

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

正傳曰公孟彄曾師師乃衛用事之卿也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遂出奔鄭靈公惑於南子所以不正凡正人皆為所惡春秋書出奔著靈公之無道也正人盡去而邪道大行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正傳曰何以書交譏之也宋景公寵嬖向魋公子地出奔母弟辰為之請止弗聽而辰亦出奔入蕭與地叛又自蕭而来奔春秋書之一以見景嬖佞棄親為不君辰不勝一朝之忿出奔忘君為不臣胥得罪矣

大蒐於比蒲

正傳曰書大蒐譏亟也五年大蒐禮也

邾子来會公

正傳曰會者偶相見之詞先儒以為會公於比蒲夫

小之事大當脩朝禮於都受之於廟邾子偶因比蒲
之蒐而来會公於此則非禮矣春秋書之譏非禮也
見邾子之来定公之受皆非禮也

城莒父及霄

正傳曰莒父及霄魯二邑書城二邑譏勞民也夫既
方墮費郈矣今又城莒父及霄魯可謂反覆而政令
不一矣或曰葢公叛晉助范中行氏故懼齊而城二
邑是則惑之甚也已不治而欲治人以不正可得乎

墮三都孔子深誅也旣墮費郈未能墮成孔子遽以女樂去司寇自此而孔子之說不行矣此二邑之所以復城也或曰此或者譏不時乎曰非也或曰此當是冬事其蒐其城非不時也逸其文故是年無冬耳應之者曰然則先儒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苟文有脫誤烏乎徵諸

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晉定十七年齊景五十三年衛靈四十年蔡昭二十四年鄭聲六年曹陽七年陳閔七年杞僖十一年宋景二十二年秦惠六年楚昭二十一年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来朝

正傳曰何以書志禮也以小事大邦交之宜也悔過之善也邾子以比蒲之會為不成禮故正月来朝悔前過葢前愆而得以小事大邦交之禮矣故春秋善之左氏曰邾隱公来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

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正傳曰鼷鼠即小鼠噬牛傷皮無不死者何以書志災異也著不敬也穀梁子曰不敬莫大焉愚謂災異由天敬謹由人故能致敬謹盡視牲之禮重典守之責則雖有天災無從生矣故郊牛鼠食而死雖或天災乃不敬之致也春秋書此則魯君臣之不敬而僭

竊之非禮皆可見矣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正傳曰書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著楚之憤暴也左氏曰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曰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

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愚謂直書其事而其罪自見不繫乎名與否矣若夫楚子滅人之罪大胡子侵楚之罪小春秋書之特罪其大者耳非罪豹也

夏五月辛亥郊

正傳曰此周之夏五月即夏之春三月也此因郊牛死改卜牛滌之故在五月也何以書失禮之中又失

禮焉於此見矣魯不當郊一失也郊牛之死二失也行之夏五月非時三失也

壬申公薨於高寢

正傳曰書公薨於高寢志國君之大故也而其非正見矣左氏曰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穀梁曰高寢非正也愚謂命不可言禮則有定子貢以高卑俯仰而知公之不久偶中耳至於諸侯死正寢禮也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

正而斃焉斯已矣貴正也公之薨不於正寢而於高寢非正終矣其生也為叛臣季孫意如所立已不得正其始其終也於高寢又不得正其終春秋書之竊取之情可見矣

鄭罕達帥師伐宋

正傳曰書鄭伐宋志非義之兵也左氏曰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愚謂鄭納宋叛人公子地又為地伐大國欲取地以居之葢不待貶而罪惡見

齊侯衛侯次於渠蒢

正傳曰何以書志義舉也左氏曰齊侯衛侯次於遽挐謀救宋也愚謂據此則二君渠蒢之會葢因鄭為叛人公子地伐宋故合兵救之也其義則善矣然而次於渠蒢不免逗遛觀望所謂見義而不為無勇矣

邾子來奔喪

正傳曰書邾子來奔喪則非禮自見矣公羊子曰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

侯薨諸侯使士弔賻之大夫莅之禮也今邾子不知禮之品秩而惟大國之畏以所行於天子者行之同列失禮之甚者也故春秋書之而取義自見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正傳曰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其稱姒氏者妾母以子貴哀公未君不得推貴其母也故公羊氏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是也左氏以為不赴且不祔者非也何以書志君母之大故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

九月滕子來會葬

正傳曰書滕子來會葬志非禮也以所事天子者事魯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正傳曰書雨不克葬戊午日昃乃葬志不得乎禮也

夫葬必有備有備有備無患何雨不克葬之有書雨不克

葬則是無備非禮矣葬之日日中而虞所以安親之神也今日下昃乃克葬則是無虞祭無虞非禮矣穀梁子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左氏以為雨不克襄事禮也非矣

辛巳葬定姒

正傳曰書葬定姒志君母之大事也公羊子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胡氏曰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

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正傳曰書冬城漆志非禮也定公定姒連喪繼塟土血未乾而興不急之役忘哀以勞民非禮矣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来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隣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民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乗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

也宜哉

春秋正傳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正傳卷三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哀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絶筆

元年晉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衛靈四十一年蔡昭二十五年鄭聲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

敬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傳曰書公即位正始也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正傳曰書楚子三國之君圍蔡志報怨也左氏曰春
楚子圍蔡報栢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
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間而還
蔡於是乎請遷於吳胡氏曰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
疆於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
師入郢昭王奔隨壊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
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
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

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𩔍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愚謂胡氏之論是矣然不必稱爵乃可恕楚之罪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正傳曰何以書穀梁曰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夏四月郊不時也胡氏曰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

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正傳曰書齊衛伐晉罪黨叛也左氏曰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愚謂晉為天下主盟之國范中行晉之叛臣也齊景公當脩霸業率與國往正其罪可也乃與衛伐

晉取地以助范氏之叛負不義之罪於天下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正傳曰書伐邾志非義也邾事魯之謹無罪而伐之是昧恩德之報無恤小之義矣

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晉定十九年齊景五十五年衛靈四十二年卒蔡昭二十六年鄭聲八年曹陽九年陳閔九年杞僖十三年宋景二十四年秦惠八年楚昭二十三年吳夫差三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

句繹

正傳曰何以書取田志貪利也何以書盟志爲利也左氏曰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是貪利之兵也穀梁子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是以得利而盟也夫以利而伐人者亦以利而受伐於人以利而盟者亦利盡而寒盟何以質於神而結忠信於人乎胡氏曰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

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
甍邾子来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
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
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强與之盟不知以義
睦隣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
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
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
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

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正傳曰書衛侯元卒志鄰國之大故也是以有相恤之義焉左氏曰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

在乃立輒愚謂蒯聵得罪出奔而立輒是立子以拒父也且郢已有靈公之命矣若遵公命以立郢則輒免於拒父之罪而聵負殺母之名必不敢動則衛無後来之亂矣惟立輒則以子拒父子不子父不父亂大倫以危其國家實在此舉矣

滕子来朝

正傳曰何以書志邦交之禮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

正傳曰戚衛邑何以書納志猶夫義也憾其非大義也不以大義告於天王以正名分而徒以力納之也左氏曰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然則何以志猶夫義納也靈公志溺於愛而亂其家太子志在正家而自陷於惡夫人啼愬之言已入靈公廢立之命未出則太子者固昔太子耳太子未有廢命為國人之所拒為子

輒之所拒晉師師納之於義未為不可也獨晉以霸國不能奉王命聲大義以正之此春秋所以書之之意乎夫蒯聵雖得罪於父而繼以出奔輒不可以居位而得罪於父宜不用夫人之亂命避位以讓父安社稷重宗廟可也是則輒之義得矣乃居位據國以拒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為人君乎晉師師納之於戚比之為子以拒父者有間矣未為過舉也胡氏以納為國人不受而欵為不知義過矣夫輒拒

之而晉固納之納之書實事也何義例之有胡氏曰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
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
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
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
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
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
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

數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於鐵鄭師敗績

正傳曰書晉趙鞅及鄭罕達戰於鐵鄭師敗績而其善惡自見矣左氏曰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即罕達子般即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

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即趙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即王良也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

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晉獻公御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馬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

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太子蒯聵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范氏臣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

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愚謂觀此趙簡子數范中行與鄭之罪則簡子忠於晉者也齊鄭忘晉君之好以助叛臣黨惡者也其善惡功罪較然矣然而二子皆書名而不言大夫則諸儒所謂義例者何在乎故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為不易之論矣

冬十月葬衛靈公

正傳曰書葬衛靈公志恤哀之禮也

十有一月蔡遷於州来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正傳曰何以並書之並譏蔡君也見蔡君之無道也既召禍機而遷國又殺忠臣以媚敵故曰並譏之也

左氏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来胡氏曰州来吳所滅也蔡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哭

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於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播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介於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託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

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於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説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愚謂或稱大夫或不稱或書國或不書史之文也而仲尼取義則固不係乎此也何居曰文之不一也

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 晉定二十年齊景五十六年衛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年鄭聲九年曹陽十年陳閔十年杞僖十四年宋景二十五年秦惠九年卒楚昭二十四年吳夫差四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正傳曰何以書圍戚罪黨惡也夫國之所以為國君之所以為君以其有人倫也舜竊負而逃遵海濱終身樂忘天下以人倫為重也蒯聵傷家之亂而欲割恩正義以陷於大惡其得罪於父非有關於宗社也輒未嘗受命於靈公乃夫人先以公命命郢郢不居故立輒耳國夏與曼姑不能因晉之納以輒迎蒯聵於戚而避位讓父以正倫理乃助人之子以圍人之父是無人倫矣其得罪於舜也大矣何以立國而為

人主大臣乎公羊以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而宜立以曼姑受命於靈公義可以拒之是不知天理人倫為君國之本也胡氏曰按左氏靈公游於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

而拒其父也輙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絶未絶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輙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

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柰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

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立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禄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正傳曰書地震志異也夫地道尚静而震動焉失其道矣當是之時天子諸侯之國皆君弱而臣强是其應乎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正傳曰書桓宫僖宫災志變也天火曰災災從天降也所以示譴戒乎魯也諸侯之廟五親盡則遷天之道也所謂遷者主遷而廟不遷謂之桓宫僖宫則桓僖親盡而不遷非天之道矣因天變以驗人事其咎固在此乎左氏曰夏五月辛卯司鐸宫名火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

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宮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愚謂春秋書此不過志二宮之

災耳而公穀又鑿為不言及敵也一也之說而胡氏從之又有不言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之說皆穿鑿之過而不知經之取義不係乎此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正傳曰何以書譏不宜城也黨范啓釁懼晉而城一不宜也不顧民時大興工役二不宜也地震廟災不知脩省三不宜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正傳曰書宋樂髡帥師伐曹志陵暴之兵也曹為小國以宋之大宜以大字小可也乃肆其陵弱暴寡之心擅興大衆以伐之宋為無道矣然而曹以小弱界乎其隣不能盡事大之禮以致禍變惡得無罪故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歸有由然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正傳曰書季孫斯卒志國卿之大故也左氏曰秋季

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於吳

正傳曰放猶逐也以其公子駟之黨也何以書罪擅

放也胡氏謂駟獵盇以請遷於吳為非者故蔡因吳怒其貳於楚而遷其國遂殺駟遂獵以說吳此則無政刑而陵替以亡之漸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正傳曰書秦伯卒志霸國之大故也於是乎有弔賻贈塟之禮焉是以書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圍邾

正傳曰書二卿圍邾則不義之罪自見矣夫既與邾

盟於句繹而又伐之背信棄義甚矣夫邾之事魯來會來奔獻漷沂之田亦已至矣不得免焉何以示信義於諸侯哉

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定二十一年齊景五十七年衛出二年蔡昭二十八年殺鄭聲十年曹陽十一年陳閔十一年杞僖十五年宋景二十六年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年吳夫差五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正傳曰盜殺蔡侯申何以書志亂賊也以報之未詳也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矣如下文蔡昭公書楚

公孫辰奔公孫姓公孫霍見殺即此盜矣左氏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蔡大夫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即公孫霍公穀胡氏皆以稱盜不名人為賤微又言蔡侯不能以禮信自衛夫人得而害之故變文稱盜以警有國皆非矣夫如是則使弒君之賊得逸其罪名將

何憚而不為乎是又與於弑逆之甚者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正傳曰書蔡公孫辰出奔吳志逸賊也其出奔吳蔡人逐之也辰蓋與聞乎盜殺者故書出奔而盜人之名斯得矣

葬秦惠公

正傳曰書葬秦惠公志恤哀之義也

宋人執小邾子

正傳曰書宋人執小邾子志陵暴之罪也小邾子無罪可聲而宋伐其國俘其君以私意擅行又不歸之京師故春秋罪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正傳曰霍即肸二人翩之黨也何以書誅弑君之黨也於是乎盜弑之名斯得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

正傳曰書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罪晉也晉以伯

國不能自振詐蠻子而執之歸楚是背信以尊荆夷也詐戎蠻背信也尊荆夷忘義也春秋書以惡之左氏曰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莬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蔿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愚謂言歸於楚者猶曰歸於京師尊楚之詞也

城西郛

正傳曰外城謂之郛書城西郛著不宜城也城西郛

則城西之民盡棄之矣杜氏曰魯城西郛備晉也夫魯助晉叛臣以名怨於晉又城西郛以備之善謀國者如是乎

六月辛丑亳社災

正傳曰書亳社災志災變也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屋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

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都
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
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
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正傳曰書滕子結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正傳曰書葬蔡昭公志禮也君弒不討賊則不葬禮

也令公孫姓等已討故葬禮也

葬滕頃公

正傳曰書葬滕頃公志恤鄰之禮也

敬王三十年　五年晉定二十二年齊景五十八年卒衛出三年蔡成公朔元年鄭聲十一年曹陽十二年陳閔十二年杞僖十六年宋景二十七年秦悼二年楚昭二十六年吳夫差六年

春城毗

正傳曰書春城毗譏不時也不宜城也杜氏以為城毗備晉也夫禮義惟城而金湯不與焉曾助晉叛人

以起晉釁可謂墮禮義之大閑而乃屢城以自備焉

末矣豈其時乎豈其宜乎

夏齊侯伐宋

正傳曰書齊侯伐宋則無名擅興之罪自見矣定之

六年齊侯宋公為洮之會令甫六年耳宋未有可聲

之罪而齊遽興無名之師故春秋書以惡之晏子以

其君顯固如是乎

晋趙鞅帥師伐衛

正傳曰書晉趙鞅帥師伐衞善討黨叛也衞助范氏以叛是黨臣叛君負罪大矣趙鞅討而伐之忠於晉正矣故春秋書而善之左氏曰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范氏家臣言諸昭子即士吉射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衞范氏

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正傳曰書齊侯杵臼卒志隣國之大故也諸侯有弔賻贈葬之禮焉左氏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景公之妾之子荼即安孺子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即國夏高昭子即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

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愚謂此景公卒時事也大學之道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其始終本末之貫也晏子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引君當道脩身正家以及其國徒矜智能卒之家道不正孽嬖立而羣子奔至於危亡可哀也已君子因其卒而遡其平生而善惡見矣

冬叔還如齊

正傳曰叔還音旋魯卿如齊往弔且會葬也何以書志邦交之禮也而非禮自見矣諸侯卒諸侯使士弔使大夫會葬禮也而使卿焉非禮矣

閏月葬齊景公

正傳曰書閏月葬齊景公志恤隣之禮也而非禮見矣何謂非禮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穀梁子曰不正其閏也愚謂

喪事不數閏數閏則哀殺矣諸侯五月而葬以閏月葬則數閏矣數閏則哀殺矣非仁人孝子之心也此春秋竊取之義乎

敬王三十一年六年晉定二十三年齊安孺子荼元年弑衛出四年蔡成二年鄭聲十二年曹陽十三年陳閔十三年杞僖十七年宋景二十八年秦悼三年楚昭二十七年卒吳夫差七年

春城邾瑕

正傳曰書春城邾瑕志非時也譏非所宜城也魯以偪晉城瑕一非所城强取邾之邑而城之二非所城

春晨方殷而奪時以妄作三非所城春秋非之之意備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正傳曰鮮虞即中山之狄書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善誅黨叛也左氏曰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杜氏曰晉伐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愚按四年鮮虞納荀寅於柏人則固黨叛者也晉鞅伐之有名矣宜春秋善之

吴伐陳

正傳曰書吴伐陳志憤怨之兵也左氏曰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髙氏曰陳楚與也吴之入楚使名陳侯陳侯不来吴人怨之故元年既侵之今復伐之脩怨也陳自是與吴成愚謂陳非有可聲之罪其不肯貳於巳猶巳之不肯貳於人耳乃怨而侵之而伐之必强之與成焉則吴之為夷可知矣故春秋惡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来奔

正傳曰書齊國夏及高張来奔則奔之者之罪見矣

左氏曰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毎朝必驂乘焉所從必

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

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

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

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

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

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即高張聞之與惠子國夏乗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愚謂據此則讒人亂國者陳乞也既以偽事高國進讒言使與諸大夫生隙又以詭言進讒諸大夫使與高國有隙遂兩下興兵相殺使高國貴戚之卿不能安其位以守其宗社而出奔他國讒人亂國

豈虛語哉詩曰取彼譖人投之有北其亦春秋之意乎

叔還會吳於柤

正傳曰書叔還會吳於柤非其會也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終吳好也愚謂以堂堂中國之望禮義之宗吳不慕義求會而魯下與會焉則為妄動所以感之者不誠矣安能以固結其好哉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正傳曰書楚子軫卒志與國之大故也來赴故書之

左氏曰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

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

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即子西為王不可

則命公子結即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

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潜師

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歳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

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正傳曰書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而篡弒之罪見矣左氏曰陳僖子即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即子鉏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即子我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

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説囚王豹於句竇

之丘公即陽生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公羊曰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

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於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毋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

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愚謂春秋但書陽生入陳乞弑則主謀與弑之罪自見矣夫主謀與弑其君之罪罪莫大焉公羊謂弑立不當國而國穀梁謂弑君以陳乞不以陽生君荼胡氏又謂不稱公子以為先君立荼而已弑之為非先君之子稱齊著亂由景公則所求於義者末矣所以誅陽生者反薄

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正傳曰書伐邾志陵暴之師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正傳曰書伐曹著擅興陵暴之罪也

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定二十四年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年蔡成三年鄭聲十三年曹陽十四年陳閔十四年杞僖十八年宋景二十九年秦悼四年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正傳曰何以書宋皇瑗侵鄭志貪暴之師也左氏以為為鄭叛晉非也宋久叛晉豈復討鄭叛晉哉當是之時世無霸主諸侯肆其狼貪虎噬之心以無名之兵加於人豈知脩徳之為務乎故春秋惡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正傳曰書晉魏曼多帥師侵魏非伯討也夫伯討者必奉詞聲罪而致討也左氏曰晉師侵衛衛不服也愚謂觀此則此舉特為衛不服耳衛輒拒父天下之

罪人也晉不行聲罪之師而為私竊以行侵焉春秋直書而其罪見矣

夏公會吳於鄫

正傳曰書公會吳於鄫志非禮也左氏曰夏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伯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

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

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吴為無能為也愚謂會者中國諸侯脩好講睦之道必有禮義以交接有誠意以交孚吴為夷狄與中國其類既殊其心自異安可以禮義誠信相交接魯不務自脩其德畏吴之强欲藉其勢而往與之遠會於鄫自畀屈甚矣卒致百牢之徵不亦宜乎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正傳曰書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而貪暴之罪自

見矣左氏曰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

析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

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愚謂觀此傳則主此役者康子也康子親聞仲尼之教音其恣欲如此又不聽景伯孟孫之忠言果失二德伐邾入處其宮虜其君獻於亳社囚諸負瑕其罪大惡極矣其致邾之愬召吳之兵克東陽宜哉胡氏謂春秋隱魯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非也如此經直書其事而罪惡不可掩矣烏乎能隱

宋人圍曹

正傳曰書宋人圍曹罪陵弱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正傳曰書鄭駟弘帥師救曹善之也恤災救難固春秋之所善也左氏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鄭師救曹侵宋愚按此則鄭之救曹雖出於有意而其事則善矣故春秋與進之所謂假之者其此之類乎

春秋正傳卷三十六